

费利克斯·J·帕尔马
Félix J. Palma 著

叶淑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时间的 地图



阅 览

时间的地图

El mapa del tiempo

叶淑吟
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费利克斯·J·帕尔马
Félix J. Palma 著



I 551.45-
293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间的地图/(西)帕尔马著;叶淑吟译. —上海:
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.10
ISBN 978-7-5327-5867-8

I. ①时… II. ①帕… ②叶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西班牙—现代 IV. ①I 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7904 号

FÉLIX J. PALMA
El mapa del tiempo

© 2008 Félix J. Palma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lgaida Editores S. A.
c/o Antonia Kerrigan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All adaptione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10-417 号

时间的地图 El mapa del tiempo	Félix J. Palma 费利克斯·J·帕尔马 著 叶淑吟 译	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杨林青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cwen.cc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98,000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327-5867-8/I·3472
定价: 4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7602918

献给索尼娅

因为永不结束的小说是存在的

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差别是种幻象，然而却是顽固的幻象。

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

人类最惊人而完美的艺术作品，就是分割时间。

埃利亚斯·卡内蒂

错过的那条路上，有什么在等待着我？

杰克·凯鲁亚克

第一部

来吧，亲爱的读者，尽情享受我们扣人心弦的小说！在里面，你会发现梦想不到的惊奇冒险！



如果你像任何一个一本正经的人，认为时间是滔滔江流，急速带走世间诞生的万物，奔向暗不可测的彼岸，在这里，你则会发现重返过去的可能，而能循着自己曾经的足迹回头的人，就能搭乘时间机器旅行。



保证感人肺腑且惊叹连连。

安德鲁·哈林顿已经不止一次希望自己早已死去，这样，他就不必从父亲珍藏众多枪支的大厅玻璃柜里，挑选适合自己的一把。下决定向来是他的弱点。仔细回顾，他的人生确实是由一连串的错误决定堆砌而成的，而最后一次的错误决定，甚至为他的未来布下阴影。但是，这算不上光彩的一生即将结束。他相信，这次的决定正确无误，因为他选择了不再决定。他的未来不会再有错误，因为未来即将结束。他决定举枪对准右边的太阳穴，毫不犹豫地替自己拉下人生舞台的帷幕。看来他别无选择：从过去解脱的唯一办法，就是结束未来。

他打量着玻璃柜里的物品，全是父亲从前线回来后持续收藏的夺命武器。父亲视其为珍宝，不过安德鲁怀疑，他收藏的目的并非为追忆往日时光，而是看着多年来的珍藏物，内心浮现的以另外一种方式留住了时光的脚步的那种幻想。有别于父亲的兴致，他意兴阑珊地盯着那些武器，乍看温驯无害的外表，仿佛抹除了每个人内心对于战争不自在的印象，而一旦拿在手里，那枪声可是漫天震响。死亡仿佛虎视眈眈的猛兽，安德鲁试着想象每把枪究竟代表哪种死法。要

打烂脑袋的话，父亲大人会推荐哪一把呢？他想到燧发枪，那是一种前膛装填的古老火枪，每次开枪，都得填充火药、弹丸以及当作弹塞的纸壳，选燧发枪的话，倒是个轰轰烈烈的死法，但未免过于谨慎、呆板了。还是躺在昂贵天鹅绒内衬木盒里的左轮手枪那种猛烈的死法比较好。他先是考虑看起来容易上手且效能不错的柯尔特单动式手枪，不过，他想起“水牛比尔”曾在自家马戏团“西部荒野”拿过这种枪，便随即打消念头。在那幕悲凉的场景当中，几个买来的土著和成打看来被喂食鸦片的死气沉沉的水牛，串演一场越洋探险之旅。安德鲁不希望寻短像一场历险。他也放弃了外形优美的史密斯威森手枪，那是让称不上盗匪的杰西·詹姆士一命呜呼的武器，以及殖民战争时期专门拿来对付魁梧印第安土著的韦伯利左轮手枪，他觉得拿起来太重。他盯着一把模样滑稽的胡椒罐转轮手枪，这可是他父亲的最爱，但是这把刻意怪异的手枪真能发射子弹吗？他不禁存疑。最后，他选择了一把优雅的柯尔特左轮手枪，其握柄为珍珠母贝，一八七〇年生产，它能够像女人的爱抚那般轻盈地结束他的生命。

安德鲁从玻璃柜里取出那把枪，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。他想起父亲严禁他触碰枪支。不过，大名鼎鼎的威廉·哈林顿此时正在意大利，或许正以高高在上的目光俯视许愿池。他决定自杀的这天，父母刚刚启程前往欧洲大陆旅行，真是令人愉快的巧合。他怀疑双亲大人是否能了解儿子的举动背后的真正动机——他宁愿带着活着的寂寞孤零零步上黄泉。一想到父亲发现儿子居然未经他的准许而轻生，表情必定气得扭曲，那就够了。

他打开存放弹药的柜子，将六颗子弹塞进左轮手枪。他猜自己大约只要一颗吧！不过世事难料。总之，这是他第一次准备自杀。接着，他用布把手枪包起来，放进礼服口袋，仿佛那是散步途中拿来止饥的水果。他继续执行计划，玻璃柜则没关上。如果从前就能鼓

起勇气，如果他能及时对抗父亲，那么伊人也就不会香消玉殒，他心想。当年的却步不前，让他这八年来付出了惨痛代价。这漫长的八年中，与日俱增的痛苦恰似险恶的野草在他的内心遍地蔓延，那湿黏黏的感觉吞噬了身体器官，灵魂也随之腐朽。尽管表哥查尔斯努力不懈，还有其他软玉温香的慰藉，依旧无法磨灭玛丽身亡带来的锥心之痛。但是今晚，一切将画下句点。二十六岁是个结束生命的美好年纪，他想，并满意地摸摸鼓起的口袋。武器已经到手。现在，他只需要一个谢幕的适当地点，而只有一个地点值得这么做。

口袋里左轮手枪沉甸甸的重量，如护身符般带来安慰。安德鲁步下华丽的阶梯。哈林顿家族的大宅坐落于肯辛顿戈尔，邻近海德公园的西边入口。尽管他无意对这栋住了快三十个年头的屋子投注道别的目光，但一股冲动，依旧让他在大厅里的那幅肖像前停下脚步。金色画框中的父亲用不赞同的眼神睥睨着他。他的表情高傲而威严，穿着一件勉强塞进身子的老式步兵制服。年轻时，他就是穿着这套制服在克里米亚打仗，直到一把俄罗斯刺刀戳进他的大腿，让他从此跛行、步态蹒跚。威廉·哈林顿带着嘲弄责难的目光俯视世界，仿佛在他眼里，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部失败的作品。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城之战，是谁利用来得不是时候的浓雾当掩护，趁机突围，所以没有人看见敌兵的刺刀？是谁决定女人是主宰英国命运的最佳人选？难道最理想的日出地点一定是东边？安德鲁认识的父亲，眼中一直充满蛮横的敌意，所以他不知道父亲是天生如此，还是在克里米亚时从凶恶的土耳其佬身上学来的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那股敌意从未自他的脸上消失过，尽管从前线退役之后，他这个前途渺茫的士兵，命运可谓一帆风顺。如果他能功成名就，那么即使得拄着拐杖才能前行，那又何妨？画中留着厚重八字胡、外表光洁整齐的男人，用不着和任何恶魔签下契约，他已经在一夜之间成为伦敦家财万贯的绅

士之一，当年拿着长矛刺刀徘徊在遥远的战场时，怎么敢奢想今日所能拥有的一切。不过他是怎么发迹的？这是家族最守口如瓶的秘密之一，所以安德鲁完全不知情。

现在，无聊的时刻来了，年轻的富家公子正在前厅拥挤的柜子里挑选帽子和大衣，因为就算死亡，也得打扮体面。如果了解安德鲁，就会知道他可能得花费好几分钟挑选，我想应该不需详述，所以让我趁这个机会欢迎大家莅临这个才刚刚开始的故事。几经思考，我决定舍弃其他部分，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讲起，就像我得从塞满众多可能性的柜子里，找出一个开头。等故事讲完，而若你们能守到那时，有些人或许会认为我挑错了时间点，或许依照时间先后顺序较为妥当，应该先讲哈格蒂小姐的故事才对。或许吧！但是有些故事无法从头说起，这篇故事可能就属于这种。

所以，让我们忘记哈格蒂小姐那段，甚至忘掉我曾提到过她，姑且回到安德鲁身上。他刚走出大宅门口，大衣、帽子已穿戴整齐，甚至还戴上了厚实的手套，保护双手抵御冬季酷寒。走到门外，安德鲁驻足在通往花园的阶梯口，脚下的露天阶梯犹如一片大理石浪涛。他站在那里，仔细打量从小生长的世界。他忽然明白，如果事情顺利，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眼前的一切。此时，夜幕带着徐缓的轻柔，翩翩降临哈林顿家的大宅。饱满的月亮散发出淡淡的银光，主宰着天空，牛奶似的月光洒在屋子四周修剪整齐的小花园里，大部分的花园都有花坛、栅栏，尤其是喷水池，几座巨大的石头喷泉点缀着气派的人鱼、农牧神以及其他难以想象的同类雕像。喷泉总共十二座，他的父亲因为品位不够细致，只能堆砌昂贵而无用的东西来展现自己的财大气粗。尽管喷泉如此，此刻这样夸大的装饰却值得原谅，因为恍若奶酪凝冻的氛围让夜晚呈现朦胧的感觉，让人不禁想阖上双眼，

忘掉不属于眼前醉人喷泉的其他事物。完美修整的大片草坪再过去一点，是一座天鹅展翅模样的巨大温室，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，母亲都关在里面忙碌，为绽放的花朵痴迷。那全是从殖民地运来的种子。

安德鲁凝望了月亮几分钟，自问是否真如儒勒·凡尔纳或西哈诺的描述，有一天人类能到达那里。倘若能够抵达如珍珠母贝般皎洁的月球表面，人类会发现什么呢？就像大鼻子情圣作品中的主角，不管是搭乘飞艇、大炮发射物，或是身体绑上一打装满露水的玻璃瓶，等到蒸发的刹那，就能飞上高空。诗人阿里奥斯托认为，月亮是座堆满玻璃瓶的仓库，存放人类丧失的理智，但是安德鲁较为倾心普鲁塔克的说法，他认为月亮是崇高灵魂死后移居的世界。安德鲁跟他一样，认为往生的人在上面有自己的家。他喜欢想象他们和平共处，住在天使兵团建造的象牙宫殿里，或者住在皎白岩石中挖掘的岩穴里，等待活人拿到死亡通行证后抵达那里，和他们再续前缘。有时候，安德鲁想象玛丽就住在其中，已经忘却经历的惨事，十分开心死后的日子比活着时要好太多。沐浴在白光中的美丽玛丽，正耐心等待他第一次痛下该死的决心，往脑袋开一枪，到她的身边相聚。

当安德鲁发觉哈罗德正在阶梯口等候，便不再凝视月亮。车夫遵照交代，已经备好一辆马车，一见到安德鲁步下阶梯，便连忙打开车门。老哈罗德的彬彬有礼总让安德鲁莞尔，对于年近六十的男人来说，这样的举止似乎不恰当，但是车夫显然严遵礼节。

“到米勒巷。”年轻的主子下令。

听到命令，哈罗德不禁目瞪口呆。

“少爷，可是那里……”

“有什么疑问吗？哈罗德。”安德鲁打断他的话。

车夫望着他，嘴巴滑稽地半张了几秒，接着回答：

“少爷，没有。”

安德鲁点点头，结束对话。他爬上马车，坐上红色天鹅绒座椅。乍见脸孔在车窗玻璃上的倒影时，他忍不住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那张忧郁的脸孔是他的吗？那张脸孔的主人似乎不自觉地被剥夺了生命力，犹如枕头脱线露出了羊毛。他继续凝视那张比例完美的俊俏脸孔，这与生俱来的优势，此时徒剩空壳，死寂的表情中流露出些许迷惘。看来，灵魂的饱受凌虐也在外表烙下令人不忍卒睹的痕迹，因为他差点认不出玻璃倒影里衰老的年轻男子是谁，那人双颊凹陷，眼神涣散，胡子凌乱。锥心之痛戛然终止了他的年轻岁月，使他意志消沉、性情阴郁。幸好，哈罗德压下惊愕之后，便爬上了驾驶座，车身开始奔驰摇晃，让安德鲁不再注意夜色画布上恍若水彩画的脸孔。他人生的最后悲惨一幕即将揭开，他应该要专心，连一丝小细节都不得疏忽。他听见头上传来响亮的鞭子声，摸了摸口袋里鼓起的冰凉金属，让身子跟随着马车的节奏轻柔摇晃。

马车驶离大宅，沿着树木茂密的海德公园，往骑士桥的方向而去。安德鲁预计，半个小时之内，他们就会抵达伦敦东区。他从马车的小窗凝视这座大都会。这段路程总让他目眩神迷，搞混相似的地方，因为这么一趟就能看遍他心爱的伦敦的所有面貌。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都会，犹如一只饥肠辘辘的大章鱼的头部，它的触角紧紧抓住地球表面几乎五分之一的土地，加拿大、印度、澳洲以及大部分的非洲，都在它的怀中窒息。随着马车的行走，肯辛顿区那种健康的丛林气息，逐渐转为拥挤的都会景色，到了皮卡迪里广场，爱神孪生兄弟安特洛斯的雕像就竖立在街心；接着，马车穿过舰队街，仿佛包围着圣保罗大教堂的中产阶级小屋逐渐出现。最后，马车来到英国银行和麦丘街，这边的世界充斥着贫穷，连伦敦西区的邻居也只能从《笨拙》周刊的讽刺四格漫画窥见这一切。在这里，就连空气好像也

一并被感染，因为来自泰晤士河的恶臭让空气闻起来难以忍受。

安德鲁已经八年不曾踏进这个地区，但这期间，他一直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，而且将是最后一次。因此，随着越来越接近通往白教堂的柯门，微微的不安开始袭上心头。马车驶进社区时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头伸出窗外，感受与过去同样的那股气息。每当他带着打量昆虫的漠然，像逛大街似的观看这个与他的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，总不免感到一丝不自在的羞愧，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排斥已变为怜悯这些居住在城市垃圾场的人们。如今，那股怜悯依旧还在，因为这个伦敦最赤贫的社区，八年来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。当马车穿越挤满摊子和车辆、悲戚且嘈杂的巷弄时，安德鲁心想，贫穷一直都是对富裕发出的咆哮，成群模样堪怜的百姓在巷弄里穿梭，他们的生活就摊开在基督教堂不幸的阴影之下。起先，当他发现在伦敦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竟然藏着如此人间炼狱时而惊讶不已。在这里，就算有女王祝福，居民依然过着最不堪的生活。不过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安德鲁已经脱去往日的天真。他已经不再讶异于当伦敦的外表因为科学进步而改变，富裕社区的居民用蜡筒留声机录下狗儿的吠叫声自娱、在罗宾森电气电灯照拂下拿着电话聊天、他们的妻子以氯仿麻醉分娩，白教堂区却恍若与这一切无关，躲在自己坚不可摧的腐恶外壳之下，窒息在自身的悲惨当中。光是瞄一眼四周，他便足以明了，越是往里面钻，就越像是把手伸进黄蜂巢。在这里，贫穷露出它最卑拙的一面，在这里，总是响着同一首痛苦而骇人的旋律。他凝视着酒馆里的争吵，听见巷弄深处传来几声哀号，看到几名醉汉横躺在地上，孩子们放轻脚步避开他们，他的眼神和几名逗留在街角、看似逞凶斗狠的男子交会，他们是腐败与犯罪横行王国的酋长呀！

几名妓女被安德鲁的豪华马车吸引，朝着他吆喝淫秽的交易，她们把裙摆翻起，胸口露得更低。安德鲁瞧见陋屋前的凄惨景况，心不

禁揪痛起来。她们大部分脏兮兮、一副孱弱的模样，身躯烙印着每日接客的痕迹。连里面最年轻美丽的女孩，都无法逃脱这个社区加诸在她们身上的悲哀。想到自己曾经能解救其中一名不幸的女子，安德鲁不禁悲从中来，当时他能带给她比造物主原本赐予的更美好命运，不过却没有做到。当马车经过十铃铛酒吧，他的悲伤逐渐沉重。接着，马车往里面奔去，嘎吱声回荡不止，沿着克里斯宾街直到多塞街，经过布列塔尼酒馆门前，这里是他初次和玛丽攀谈的地点。这条街是此行的终点。哈罗德在通往米勒巷公寓的石拱门入口处停下马车，从车座上下来，替他开门。安德鲁一阵头昏目眩，他走下马车，瞥了一眼四周，感觉双腿抖个不停。一切景象都和他记忆中一样，就连入口旁房东麦卡锡那间玻璃积满油污的小店也没改变。他看不出光阴在白教堂区留下的足迹，不过时间是公平的，和那些参访伦敦却回避白教堂区的名人和主教不同。

“哈罗德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他命令身边安静的车夫。

“少爷，我什么时候回来接您？”老仆人问。

安德鲁望着他，不知该回答什么。接他？他真想大声苦笑。唯一会来接他的车子，或许是黄金巷的灵车吧！八年前，同样的车子从这里载走了挚爱的玛丽的尸首。

“忘了你曾载我来这里吧。”他回答。

车夫的表情霎时凝重，令安德鲁感到不舍。难道哈罗德猜到他要来这里的目的了？他无法确定，但是他从不怀疑车夫或者其他仆人的聪明机智，这是他们的本能，相对于富家子弟的一帆风顺，他们从小就得努力乘风破浪。然而，此时他似乎从老哈罗德的态度中察觉到一丝不安，那种只有惊讶地猜中了他的企图才会引起的不安。但是短暂的几秒之间，安德鲁从他们俩异常交会的眼神里，除了发现他洞悉真相的本能，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：一种仆人对于主子的

慈爱。尽管在安德鲁的眼里，仆人只是服从指令秘密穿梭在各个房间的影子，唯有需要在托盘上放高脚杯或是找人替烟囱生火时，人们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。这些幽灵般的影子也许会忧心主子的命运，而他们的确也是如此。对安德鲁而言，所有的无名小卒，包括被母亲以芝麻小事辞退的侍女、仿佛屈服宿命总是遭马厩男仆撒种怀孕的厨娘、带着精心撰写的推荐信到其他类似他们大宅的管家，都是他周遭不停更迭的景色之一，他却从不费心注意。

“好吧，少爷。”哈罗德喃喃咕哝。

于是安德鲁明白，车夫这句话等于是向他永别，老仆人也只能用这种方式道别，因为拥抱主子对他来说，是个承担不起的冒险。安德鲁的心揪成一团，望着眼前几乎是他三倍年纪、魁梧而果决的男子。他必须服从主子留在这座荒凉孤岛的意愿，爬上马车，鞭笞马匹，消失在犹如脏的泡沫开始弥漫在伦敦街头的迷雾中。很快，马蹄铁的嗒嗒声消失在远处。寻短前唯一诀别的对象，既不是他的父母，也不是表哥查尔斯，竟是车夫，安德鲁顿时感到人生无常。

当哈罗德·巴克沿着多塞街，使劲驱赶马匹离开这个人命只值三个便士的要命社区时，他的内心也想着同样的事。若不是父亲努力带他脱离惨境，要他当车夫，或许他也是伦敦这块堕落地区赖活下来的不幸的人之一吧！没错，当初是那个阴沉的酒鬼老爸将他丢在骑术表演的摊位，他因而得到机会到显赫的威廉·哈林顿家的马厩工作，之后的大半辈子都为主子奉献心力。但是他必须承认，这些年相当平静，每到凌晨时刻，当主人都已入睡，他也收工，他会回顾人生，在那几年平静的时光，他娶了老婆，生了两个健康的小子，其中一个被哈林顿老爷雇为园丁。运气带来不同于他原本以为的宿命，如今轮到他隔着距离，怜悯地凝视那些不幸的人们。八年前的恐怖冬

天，有时连天际都仿佛染了血，哈罗德却必须时常载着少爷来白教堂区。在连上帝都遗忘的错综复杂巷弄里发生的惨事，他从报上读过，但他更从少爷的眼中证实过。此刻，他明白安德鲁少爷从未走出阴霾，而查尔斯表少爷拖着他和到酒馆和妓院的疯狂寻欢之旅，尽管他必须留在马车上等待，忍受刺骨寒风，一切却都是白费。恐惧从未自少爷的眼里消失。而今晚，少爷似乎准备以武器寻短，投降于无法征服的敌人。难道少爷口袋里鼓起的东西，不正是武器吗？但是他又能如何？奴仆应该改变主人的命运吗？他摇摇头。或许他想得太多了，少爷只不过是口袋里装着武器，想要在那个充满幽魂的房间度过一夜吧！他心想。

哈罗德抛开忧虑的思绪，瞧见雾中一辆熟悉的马车迎面驶来。那是温斯洛家的马车，他没看错，裹着大衣坐在车座上的应该是其中一个车夫爱德华·罗西，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他来，于是放慢车速。哈罗德默默点头致意，接着目光移到马车内的乘客上。一瞬间，他满脸凝重地与年轻的查尔斯·温斯洛对望。他们没有交谈半句话，已经不必要这么做。

“爱德华，加快脚步！”查尔斯命令车夫，举起拐杖柄顶住车顶，像啄木鸟那样轻轻敲击两下。

哈罗德松了口气，他望着马车往米勒巷公寓急驰而去，再次消失在雾中。他可以退场了，但愿查尔斯能及时赶到。他想留下来看结局，但是碍于命令在身，虽然仿佛是寻短者下的命令。于是他再次鞭策马匹，离开这个要命的社区。很抱歉我得重复一遍，但哈罗德认为这是个人命不值三个便士的地方。这句话贴切地点出此区的特点，我们不能指望车夫还有更进一步的评价。车夫哈罗德的一生，也许和大家的人生一样都值得倾听，不过仔细一瞧，便知他不是本篇故事的主角。或许其他人能挖掘出感人肺腑的题材，说说他的故事，现在